

野叟曝言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文字卷之四

第十八回

痛哭爲知音一死一生交情乃見

傷心求結骨不生不死慘語難聽

須臾船已散動又李辭別任公未能在隄邊候着跟轎而回已是點燈時候又李走進書房聽見素娥呻吟之聲喫了一驚聞鸞吹迎著說道哥哥辛苦壞了素娥妹卧床不能伏侍奈何又李道我聽他聲氣甚是不妙本欲俟明日哭祭老伯卽束裝歸家如今只得留此替他醫好了病再作歸計的了鸞吹道哥哥病未復原如何可再著勞料他也沒甚大事待小妹扶他進去調理哥哥寬心靜養且到秋涼再處又李道且待我診一診脉

看因把素娥兩手診過

切

搗燭去照看面色

望

說道此病不減愚兄賢妹

積勞之人自己尙恐病至何能料理病人兼且不諳醫理況愚兄病中承

他捨命伏侍救我殘喘他今有病便視陌路此豈稍有人心者邪鸞吹含

淚而謝又李在身邊解下纏袋

細

說道此前日所收未能之物今日江中

已賞去六錠賢妹請收了又在順袋內取出銀包撿了兩錠銀子交與鸞

吹託備祭席鸞吹道明日祭筵已備哥哥不必費心又李道賢妹所備如

何算得愚兄的鸞吹只得收下吩咐未能趕備候白相公祭過再擺本家

祭禮又李上床後卽替素娥解帶寬衣素娥不肯說道恐病人體氣感觸

相公又李道我與你貼身而睡痛癢可以撫摩精氣可以滋潤大解小解

也便益許多我病時你冷熱相偎污穢親拭怎你病時便怕體氣感觸起

來素娥只得任憑解脫又李摸其頭面并撫摩其胸腹見肋骨盡露乳柄俱無不覺痛惜起來眼中酸酸的淚出滴在素娥臂上素娥著驚道相公你怎沒正經起來奴是女子兼係下人生死何足重輕相公頂天立地將來要做偌大事業關係天下後世倘若苦壞了身子小奴之罪重若邱山如何當得起呢

感恩知已自是兩事素娥屏籬之恩固重不若此數語尤刻入又李肺腑也

又李愈加感痛因

怕素娥着急勉強安慰道我依你的話總不愁苦就是了

自此深入情思交情互惜曲慰

頻寬兒女衷腸摹刻殆盡

又李一夜驚驚測測擁抱素娥覺著皮膚之內一會是熱一

會把手在身上輕按不甚覺熱按至皮裏熱氣漸旺到得骨節之上竟如

火炭一般想道此骨蒸之病也我病中累他擔飢忍渴受熱受寒力盡神

傷致有此症次日黎明復在床上調息細診問明經水不行

寫又李細心並非一時誤

認此補
出問

說道你此病係骨蒸癆症須以培腎水為主俟腎水少足然後補

脾補肺你深明醫理可是這般治法的嗎素娥道小奴之意亦是如此又

李起來撮了一劑藥開了房門鸞吹已在門口伺候問病勢如何又李道

病根甚深還可治得

一力招
擔妙

賢妹不必心焦如今藥已撮下只要取水生

炭了鸞吹道我叫生素來睡料理水火之事素娥道今日節日相公與小

姐俱備有祭筵小奴要掙起來拜一拜鸞吹忙道這使不得你睡着還是

喫力哩又李也便勸阻

鸞吹不阻又李
未便先阻細

只見素娥在床上兩手死力撐住

席子想要掙起那知這兩隻臂膀不由做主色色的抖箇不住一箇瘦臉

掙得失了色更是難看

真情真景
摹寫酷肖

鸞吹急趕向前抱住道嚇壞人也素娥

喘息不止垂泪道那知病已如此鸞吹再三安慰出去料理祭席又李煎

好了藥遞至素娥口邊素娥要叫生素來拏說道相公是何等之人豈可

伏侍小奴不特褻瀆相公也要消受得起素娥真知又李非特婉順取憐又李道我與你

分有尊卑情無厚薄你若只顧以為不安反使我意不伸於心不快素娥

只得順受急急的喫完了藥只得順受而仍不安故急急說道但願喫下去見效便可

只怕奴病已深非藥石所能療也要知愈愁病深正是急求病愈又李道只要對症自然

見效若心不寬便有效也自遲了總是拏定見效妙快不要如此素娥含泪應諾

厨婢報說祭筵已設又李整衣出來上了香奠過了酒拜將下去伏地不

起放聲大慟鸞吹初時陪着哀哭哭到後來見又李哭得利害怕哭壞了

他反來勸止那知又李這哭出於痛腸苦勸不止未能站在半邊也哭呆

了許多僕婢圍着看哭俱哭得發昏連洪儒都哭得兩眼通紅腫將起來

鸞吹已是哭得沒有聲氣

連下許多哭字大珠小珠錯落玉盤旁映側敲平增無限聲勢

見又李伏在拜

毡上直聲喊哭大痛無休只得跪向前去苦口勸阻

鸞吹孝女一應陪哭乃至苦口勸阻是十

分烘托之法

又李哭道愚兄與老伯通家世姪自不消說只那岸邊一見卽沐

垂青延請入船非常關愛罵座之態不以爲狂迂腐之談獨驚爲異至於

賢妹雖爲愚兄救起究有男女之別而店中哭拜被褥留遺絕不嫌疑瓜

李稍涉防閑此非深知硜鄙之懷洞識拘迂之性者何能至此古人云得

一知己雖死不憾茫茫四海知我如老伯者甯有幾人乃臨別惓惓囑圖

再會憐才若命含意無窮

此內有願以鸞吹爲小星意

而愚兄以兒女之私功名之見

忍忘肺腑竟爽巾車衣冠空在人琴俱亡撫今昔之殊念幽冥之隔能勿

愴入心脾耶

非此一表幾忘澹然之隻眼深情爲又李生平第一知己

說罷益加號叫竟哭暈在地不

省人事慌得鸞吹未能等連忙扶救掐住人中喊了半日纔醒轉來生怕

又李再哭急急扶掖到書房中向素娥說道哥哥哭壞了你可放開被兒

偎抱着他我去靈前祭了就來素娥聽又李嚎哭之聲哭字至此結穴已是着急

今見僕婢們扶掖而至嚇得那一縷瘦魂竟自飛撲出來仍是哭之餘勢口裏答

應兩手忙將單被掀開抱住又李肩頭嗚嗚咽咽心痛不已琅琊王伯與終當以情死

鸞吹祭畢如飛而來又李昏昏的睡了一會寫哭至此十分精神睜開眼來只見鸞

吹坐在床沿上兀的如死人一般通沒了顏色好烘托素娥一箇頭貼著又

李肩窩兀自抖戰不止好烘托前眾人陪哭是題前烘托此是題後烘托遂使又李一哭百倍精采說道我一

時痛心昏暈了去此時已平復如舊怎累你們慌得這種樣兒豈不驚壞

了我卿憐我我復憐卿兒女情腸曲曲寫透鸞吹等纔略放心大家都定一刻哭之餘勢厨下送

酒席進房鸞吹道哥哥只怕還用不得又李要鸞吹等放心

哭之餘勢情之深悰說

道我已好了有什麼用不得鸞吹道今日節日我備兩席葷酒打算請哥

哥合素娥妹坐坐那知賢妹病勢如此只可改日補請的了素娥道小姐

真要折殺賤婢了也鸞吹請又李上坐自己在下席相陪雖也勉強相勸

却都是哭壞了的人不過畧見大意就撤開去

總是哭之餘勢令我請之十分痛亦十分快也

又

李席間把衙中醫病及看龍舟之事述了一遍問道我簪髮的如意緣何

不見却換了一枝金簪鸞吹驚異不已道哥哥原來更受此勞苦妹子那

如意因哥哥病瘡時怕折損了纔換這金簪的明日梳頭時換正可也怎

竟沒畱心連換了頭巾都沒看出

補筆

素娥道相公醫法如此入神怎這

藥喫下去一些不見動靜想病已入膏肓矣又李道他們的病都是風火

藥之事述了一遍說道婢子見小姐扣門知己看破脫袴同寢之事見了小姐不覺羞慚滿面那夜如此作爲疲乏已極所以連連呵欠鸞吹道既是如此爲何出門聽審那般畏懼素娥道婢子想一到當官自必水落石出不特官府要治男女同床瀆亂禮法之罪而於公廷上實供出穢褻實情故此害怕

鸞吹之疑
一一消釋

鸞吹驚喜慚謝道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開

罪無窮慚感靡盡只是賢妹之病竟如此深重如何是好不覺又垂下淚

來

一筆換
轉本文

素娥亦感傷不已那知這一會長設虛火益熾神氣益傷又李

治了幾日脾不見旺腎水愈枯毛髮俱焦形神並槁一身大肉落去無存把一個嬌滴滴的玉人變做了一桿枯木毫無生意起初還呷幾口粥湯後來竟是水米不沾起初大小便還免強扶掖起來後來竟直僵僵挺在

卽終已不言冤
枉何時得雪

我與你情深義厚無不可言

猶必如此委婉設何容易

我看你神思倦

怠

像惡心像

嘔吐

像不貪飲食像

咳嗽足腫服藥無效

像月事不行像

莫

非坐了喜麼

熱病似祟焉得不疑

素娥聽罷羞得滿面通紅涕泪俱下道小姐怎說

起這樣話來莫非疑心婢子與白相公有苟合之事麼婢子卽有邪心白

相公豈能屈就

內藏淫藥時事

前日穩婆驗試就要弄出大事性命便不可保何

待今日鸞吹喚驚道

千人皆曉之事而鸞吹仍復吃驚

我前日因你失曉捫門進來見你

與哥哥交頸而眠袴子都脫卸在床因恐丫頭們進來窺破故鎖了門去

及至開門時節你又兩臉脹紅似有含羞光景次後見你呵欠連天我竟

疑及此事所以哥哥破腹猜是撲風受寒當官驗試感謝神差鬼使那知

你尙是女身若非今日說明此疑何由得白

鸞吹之疑一一說明

素娥因將誤服淫

微豈能長侍巾櫛然猶冀有十年之壽得承雨露稍服勤勞或子或女得

一人以延血脉則臨危撒手瞑目九原矣何圖宿孽已深朝榮夕萎從此

永辭人世遂化青燐耶

哀心出酸語三峽猿聲無此悲慘

說到那裏咽不成聲又李一陣

心酸真如刀割把鏡子燭臺放在床前桌上

細

將身倒下捧住素娥之面

含淚說道你不要說了令我心痛欲死矣素娥哽咽了一會哭道小奴死

後相公若肯垂慈將我屍骸燒化結骨帶回

非只思結骨難求帶棺耳

使我魂魄一路

可以追隨相公到家後隨分把一塊地埋着清明除夕燒化一陌紙錢小

奴九泉之下感激相公天高地厚

痴情痴想繪影繪聲讀之如有陰風從窗縫中來不覺毛髮之豎

又李

聽到傷心之處淚落如雨說道你還要好起來哩

語最人情

倘若不幸我載你

棺木回去擇地安葬

載棺則不至結骨擇地則不止隨分

將來璇姐若得生子

不及田氏就避正嫡也

床上任憑抽墊了弄得又李主意全無

又李一路拏定至此主意全無則素娥之病入膏肓可知自此步步

蹙擊又爲反逼下文之勢

鸞吹只顧哭泣素娥心中甚清知道身子是不得好的了生

怕又李合鸞吹着急強著要作歡容那知笑臉都是愁顏露齒牽唇愈增

兩人悲切

卿憐我我益憐卿情生文文愈生情不當其境者尙不忍卒讀何況又李等三人伯輿慟哭誓當以情死宜哉

到了五

月十二這一日鸞吹入內素娥苦苦討鏡照看長歎一聲道斷無生理矣

素娥亦至此始不望痊愈

因把手牽着又李衣袖道奴的死期就在早晚有一句話幾

日要說如今緩不得了奴本儒家父母早喪一兄失手打死了人問成絞

罪遇赦減流發配廣西不知生死

伏筆

奴自賣府中雖蒙老爺小姐青眼相

看自恨已作下人終身豈能自主倘悞配匪人固情難苟活卽牽絲俗子

亦賣志半生幸遇相公垂憐辱收葑菲私心歡躍不可名言自憐命薄體

姑現在杳無下落前日江中果見一個道士兩個女子則璇姑不在豐城

可知補筆如今是死是生尚未可定素娥病勢又在目前雖我有老母在堂

當以理節情但此二女倘有不幸則鳥啼花落觸處悲傷更有何心浪游

天下必至之情夾敘璇姑局法謹蜜從此當杜門養母藉斑衣之戲以忘此恨耳發乎情止乎理

義有功人心世道之文因又想到上三想俱爲此一想而設連述而入筆無纖痕看脉察症其爲骨蒸癆瘵

無疑怎這樣對症藥兒喫下去反有增無減莫非誤服頭陀之藥尙有餘

毒在內熱邪未清愈補愈熾也未可知先有此疑則又李充非庸醫可比卽無素娥之夢亦必有療治之法

其至此始疑者在醫術則病情百般難知在文法則射者設滿始發故也因一面鬆下手來褪去衣袴細貼身

擁抱只見一陣冷氣直逼上床頓覺渾身起栗毛髮直豎桌上的蠟炬便

淹淹的直滅下去只留一點亮光似明似滅連床帳都照不見一些影兒

立在你名下歲時奉祭立廟奉祀則不但清明除夕燒化紙錢矣決不使你為無祀之鬼也素

娥道相公若肯如此加惠小奴含笑入地矣情愛情痴屈曲寫盡因要掙起來叩謝

那裏掙得起來只把頭在又李肩上泥了兩泥道叫小奴如何報答相公

說罷睜着眼睛乾哭更哭不出一滴眼泪病勢情悰屈曲寫盡又李心上如有幾十

把小刀絞轉的一般連話都說不出來又李道學氣節智勇豪俠兼備之人而兒女情深乃至若此故知原

壤之登木莊周之鼓盆皆異端也只把衣服解開抱住素娥頭頸在胸前偎他歇息聽見

素娥微微鼻息像是睡了去的因呆想道怯症本是難醫但沒有這般快

當想事在早晚了我此後還要治什麼病說什麼醫回去便當把家中所

藏醫書盡行燒燬不要再去悞人性命了必至之情復想起素娥在銅屏上火

爐中的事來不覺一陣心酸泪落不止必至之情又想道我直恁命薄一個璇

忙逃避却被兩個黃臉神道攔住那神道一個是宰相打扮一個是將軍
打扮奴便求救於他那尊神道都說是該還他命的用手扭住將一柄解
手小刀在奴口中戳進把喉腹腸臟一齊劃破那刀子直到小便處劃將
出來奴便死在地下那頭陀神道都不見了只見老爺走來將我身軀提
在外邊竹園內青草地上奴想老爺是已死之人他來領我我又身軀殘

毀橫卧荒原得此凶徵再無活理了說罷嗚咽不止

此下定應詳解乃復接抵牾含舌一段文

字與前文正想及悞服毒藥褪衣擁抱定應直接抵牾含舌等事却偏夾寫做夢同一靈妙所謂一經一緯一商一宮非深於文者莫領其旨又

李一面聽話一面伸腿去緊緊的抵住素娥玉戶一張嘴哺著素娥之嘴

含住舌頭不住的吮咂素娥道相公怎是這樣奴係將死之人滿口臭穢

若觸傷了相公怎麼處呢

一片情絲

又李道你不要說話有箇緣故哩素娥便

又李暗想光景蹊蹺莫非素娥此時就要去嗎未老托夢翻從又李寫入固奇而牛鬼蛇神蕉鹿蝴蝶

蝶復兼左莊筆妙

因貼過臉去候他鼻息却還有些遊氣只見素娥身子震動喉

間格格有聲又李疑要上痰

都是風聲鶴唳神理

用手摩他心胸之間摩了幾下只

聽得咽的一聲素娥在夢中哭醒轉來心口不住的亂跳又李忙偎他臉

兒說不要害怕我抱你在此素娥道原來是做夢又李問所做何夢素娥

只不肯說道無非是不祥之兆相公外面是甚時候了又李道約摸有四

更天了素娥道奴只怕等不到天明了又李道你怎說這話我還有箇想

頭要醫好你哩

屢着此筆見素娥之病非必愈於夢兆

你且把夢說來素娥道說來恐怕嚇

了相公

一片情絲

又李道夢好也罷不好也罷原是作不得準兒的你只顧說

來素娥只得說道方纔睡去見一個頭陀滿身血穢趕來向奴索命奴慌